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書卷一百

四十五
五十一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蔣肇源

繪圖監生臣徐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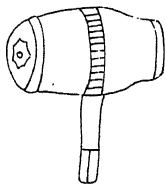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一百四十一

末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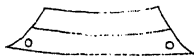


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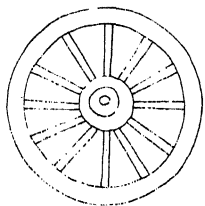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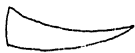
禮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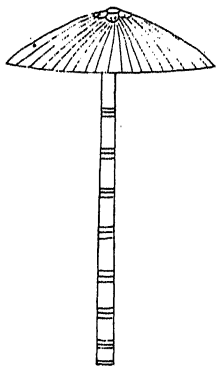
輪



軻
一名拈枝
車者也



蓋
有部
衣達
常



弓



弓

弓

弓

輶
輶

輶或作輶音說文曰輶耑沓也輶或作牽說文曰車鍵
蓋輶以冒輶輶以制軸二者皆金為之考工記曰弓長
六尺謂之庇輶鄭氏謂六尺之弓加部廣凡丈二尺六
寸有宇曲之減可覆輶不及輶

軸

輶人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嫩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
以為利也無節則嫩堅刃則久滑綴則利其圍一尺

三寸五分則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是也其長八尺有奇觀轍廣八尺則軸之長可知矣易曰輿脫輹說文曰輹軸縛也

輪

輶

一名泥枝
車者也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故察車自輪始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

無以為戚速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侷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侷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甌於鑿凡楛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園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侷也蓋輪之制視馬以為之高下視地以

為之厚薄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國之軌深
四尺有七寸故二車之輪皆六尺有六寸田馬之軌
深四尺故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行澤者必削其踐
也故杼之然後塗不附行山者必等其上下故倅之
然後鑿不甌不特此也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
轂行澤者仄輶行山者反輶其行也有輔傳所謂輔
車相依是也

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孔頴達曰輔
是可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者也

其止也有軻

說文所謂祝是也轂以火則陰陽齊牙以火則內外

旁善輻輪以水則平沉均藪以黍則廣深同可規可
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謂之國工則車所任者在輪
而已觀輪扁之斲輪徐而弗甘疾而弗苦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扁不能以語其子其子不能得之於扁則
輪之難其工可知矣萬之以眡其匡鄭氏謂等為萬
萋以運輸上輪中萬萋則不匡刺賈公彥謂今車近
萬萋於輪之旁置之輪上輪轉一匝不高不下則知
其不匡然記言眡其匡非眡其不匡也與人園者中

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則輪之可規可萬
可水可縣亦若是爾萬故書作矩

蓋

有部達常
程弓衣絰

蓋柄之材三而部厚一寸達常長二尺程楹長八尺
達常上貫部而下入程總一丈矣人長八尺而弓有
宇曲之咸亦八尺此所以立乘而不蔽目也程圍倍
達常部圍三程徑六寸而鑿深二寸有半則對深五
寸而不傷達常矣部厚一寸鑿廣四枚

一分
為一枚

鑿上二

枚鑿下四枚則鑿下用力為多而可以固弓矣鑿上
二枚鑿下四枚其外也上下俱四枚其內也故下直
二枚其內題則漸削矣故鑿端一枚如此則鑿之外
廣內狹下正止低而弓勢可得而仰也弓馬六尺二
尺近部短而平四尺趨字長而橈此所謂三分弓長
而橈其一也近部者謂之股其圍一寸六分趨字者
謂之爪其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此所謂三分其股
圍去一以為爪圍也蓋弓二十有八所以象星也部

杠所以象斗也

斗為天之杠

有衣以冒之有紘以維之弗

冒紘橫馳壠晦而不隊乃國工也巾車及葬執蓋從

車持旌道右王下以蓋從春秋傳言若敖射楚子汰

輈而貫笠較

宣四年

杜預曰兵車無蓋尊者則一人執

笠依較而立然則兵車固與乘車異矣鄭氏謂乘車

無蓋禮所謂潦車其蓋車歟然既夕禮乘車載旌道

車載朝服藁車載策笠則賤者禦雨之具而已孰謂

乘車道車無蓋也藁非良車也潦備水潦者也既夕

禮藁車或作潦車則自車言之曰藁自其用言之曰潦其實一也藁車散車而已非可以當木路也賈公彥曰藁車於天子當木路誤矣昔齊侯賜敝無存犀軒直蓋宣帝賜黃霸車蓋特高二尺後漢列侯伏熊軾皂蓋則春秋之時固有曲蓋漢之時不特皂蓋而已

弓

弓謂之輶輻亦謂之輶輶廣謂之軹轂末亦謂之軹

轂下謂之軹，軹下亦謂之軹。此異物而同名也。輿可謂之車，亦可謂之軹。達常可謂之部，軹前橫木可謂之輅。

說文

此因物而通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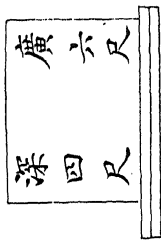
禮書卷一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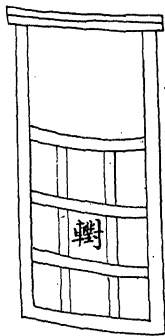
禮書卷一百四十二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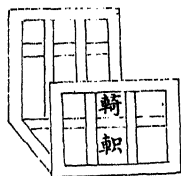


較軾鞞軫



較軾
軫

軫 輶 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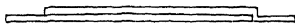


軌 輶

軌

次巳日車公等

傳書



三

任正



輓

易曰壯于大輿之輓又曰輿說輓左氏曰車說其輓
說文曰輓軸縛也或者以為伏兔然兔謂之鞮非輓
也易於輿說輓言中無尤左傳於車說輓言不利行
師然輻不能行也說輓不行而已非不能行也左氏
斷章取義猶禮記以不耕獲不菑畲為凶荀卿以括
囊無咎無譽為腐儒

輿

較軾鞅軫

說文曰較車軫前橫木軾橫軫也軻

音

音車籍交錯也

軻車軻橫木也軻或作軻禮記曰君車已駕僕展軻
或曰軻車欄也或曰軻軻頭軻也然僕之展軻非特
軻耳鄭司農鄭康成皆以辟為覆苓則二鄭亦以苓
為欄也

軻軻軻

造車始於輿而車制始於輿廣故詩以權輿為始輿

人之法皆以車廣起度車廣六尺六寸三分車廣去
一以為隧則輿深四尺四寸矣三分其隧一在前二
在後以揉其式則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矣以
其廣之半為之式崇則式三尺三寸矣以其隧之半
為之較崇則較出於式二尺二寸矣軫圍尺一寸式
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軻圍三
寸二十七分寸之七鞞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
其數廣狹大小崇庠皆起於輿廣此輿人所以以輿

名車而兼數材也車制輿在下轆在兩相式在前軛
在後較則轆上出式者也

說文車轆
上曲銅

軛則衡植於轆

者也軛則衡植於式者也式必曲為之所謂揉其式

是也較有重之者所謂猗重較兮是也

孔穎達曰重
較侯伯之車

賈公彥曰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
侯之車不重禮無明文故二說不同也

較後世亦謂

之平鬲轆後世亦謂之輒說文輒車兩轆也兵車之
行五兵皆建於轆蓋以鐵圍範邪置於轆之上下乃
植而建之則出先刃入後刃此所謂既建而迤迤邪

倚也

軌

大馭較祭軌少儀祭范考工記曰軌前十尺而策半
之古書作軌則軌范一也鄭康成曰軌法也謂輿下
三面之材鞽式之所植持車正也鄭司農曰軌式前
也蓋三面之材鞽式之所植而其面出於式前矣杜
子春亦曰軌謂車軾前

任正

輈人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則任正者輿下三面材也衡任者兩軛間之材也輈長丈四尺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任正之圍則任正之圍八尺四寸五分之二矣五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衡任之圍則衡任之圍一尺五分寸之一矣

禮書卷一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一百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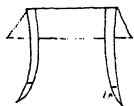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輶



陰板



衡任



前疾



輶

輶車轅也詩曰梁輶則梁衡也輶持衡者也輶從軌前微曲而上至衡則下而勻之輶縱而衡橫縱者若輶橫者若梁此所以謂之梁輶也輶人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輶深四尺駕馬之輶深三尺有三寸鄭氏謂國馬種戎齊道也高八尺田馬七尺駕馬六尺兵車乘車輶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鞮七寸田車輶崇三尺一寸半駕馬之車輶崇三尺加軫與

鞮四寸鞞之減也率七寸馬之殺也率一尺軹與軫
鞮之殺也率寸半則兵車乘車軫鞮四尺加以四尺
七寸之鞞為八尺七寸矣田車軫鞮三尺七寸加以
四尺之鞞為七尺七寸矣駕馬之車軫鞮三尺四寸
加以三尺三寸之鞞為六尺七寸矣三等之馬各下
其鞞七寸則七寸為衡頸之間也鞞之身丈四尺四
寸

軌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則丈四尺四寸也

前為頸後為踵頸以持衡

踵以承軫近踵以當兔當兔之圍大於持衡持衡之

圍大於承軫故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為當兔之圍
則圍尺四寸有奇矣三分其兔圍去一以為頸圍則
圍九寸有奇矣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則圍七
寸有奇矣凡此大其兔以稱任正小其頸以便馬不
大不小以當軫然後固也記曰良軾環漚自伏兔不
至軛七寸軛中有漚謂之國軾蓋軾有膠筋之被而
其漆不止於軛然後用力均亦足以為觀美也觀秦
小戎之軾五束之以革而其束厯錄然後古之軾飾

可知

陰板

詩曰陰鞞蓋續毛氏曰陰揜軌也劉熙釋名曰陰蔭也橫側車前所以蔭蓋也鞞以皮為之繫於陰板所以引車也左傳稱郵無郵曰兩鞞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鞞皆絕

宋二年

鞞止於兩則駮馬引之而已

蓋續鄭氏曰白金飾續鞞之環是也

衡任

輪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軛人為軛五分其軛之長以其一為衡任之圍

衡任兩軌之間

則衡

長六尺有六寸衡任之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而

其長與輪崇車廣等衡圍與軸圍等矣詩曰兩服上

襄兩驂鴈行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則服馬兩在前驂

馬兩亞之在前者頸當衡亞之者不與馬春秋傳曰

如駮之有靳者兩服也說文謂轅耑持衡曰軌軛下

曲曰鞣軛鞣曰鞣

平昆

左傳稱庾公差遣衛獻公射兩

輈而還

襄十四年

則軌在轅，崑衡在軌上，輈輈在衡下。

而輈與輈輈一物也。衡上有采以為飾。詩曰：錯衡是也。軌上有鏤以貫轡。爾雅曰：載轡謂之輈。是也。說文輈亦作輈。

前疾

行人上公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五十步，立當衡前。疾之位，在軹之前。衡之後。鄭氏謂轅前下胡垂柱地者是也。觀輈人國。

馬之軻深四尺有七寸則軻前曲中乃前疾也

禮書卷一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一百四十四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乘石



綏

大正(一)年(一)月(一)日

標記



軌轍

車迹為轍轍廣為軌左傳曰下而視其轍此車迹也

考工記曰經途九軌此轍廣也轍廣曰軌而兩轄亦

曰軌

少儀曰祭左右軌

猶之兩轄曰軹兩軻下木亦曰軹也

考工記曰應門容二轍三箇二轍之間八尺而車人

轍廣六尺者以貴賤之車不同故也說文曰軹車迹

也則轍亦曰軹

音蹤

軒

左傳曰齊侯歛諸大夫之軒定九年又曰齊侯得敝無

存與之犀軒定九年又曰衛公鶴有乘軒又曰乘軒者

三百人又許太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國乘軒齊

桓公遺衛夫人以魚軒則軒大夫以上之車也許慎

曰軒曲輈藩車也蓋輈有三制獨國馬之輈為深輈

深則軒故謂之軒軒必有藩故魚軒犀軒皆皮為之

藩也詩曰如輕如軒考工記曰既節軒輈之任漢書

曰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則車又以前

高為軒後至地為輕

茵簣

小戎詩曰文茵暢轂毛氏曰文茵虎皮也釋名曰文茵車中所坐也然則戎車有文茵則乘車有茵可知若大路則越席而已大車則簣而已禮記曰蒲越之尚左傳荀卿曰大路越席說文曰輶大車簣也

乘石

隸僕王行則洗乘石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則乘

石王與后乘車於是登降也鄭氏謂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則乘石固設於兩階矣禮記曰下卿位賈公彥以為凡王出則過卿位而登車入則見卿位而降車若迎賓則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或者下卿位為諸侯禮樂師趨以采菴行以肆夏謂天子禮然漢去古不遠丞相進見御座為起乘輿為下則天子見卿而後下非過其位則然也果過其位則然豈優至尊之道哉考之

於禮尸與始嫁者乘以几其餘所乘無所經見

綏

曲禮曰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僕已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乘路馬必朝服不敢授綏少儀曰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屨以散綏升說文曰綏車中把也其飾則有采章其等有貴賤詩曰淑旂綏章此綏之之飾也少儀君綏曰良綏曲禮少儀僕右綏曰貳綏

散綏此綏之等也君子之登車也受綏其既登也正立
執綏及致敬然後俯而式焉正立執綏所以備隊耳昔
范鞅逆魏舒請參乘而持帶亦備隊之意也夫禮有六
藝馭居一焉故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教國子詩
以執轡如組為賢孔子以執馭為能而周官大馭戎僕
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為之則馭非賤者之事而
已故有以同等為之僕者有以降等為之僕者有以弟
子為師之僕者有以貴者為賤人之僕者禮曰若僕降

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同等降等者為之僕也君命名雖賤人大夫士必自馭之此貴者為賤人之僕也論語或稱冉有僕或稱樊遲御此弟子為師之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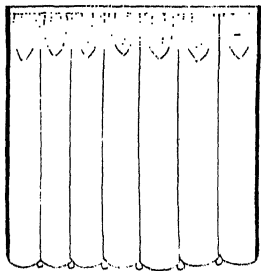
禮書圖卷一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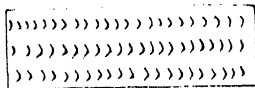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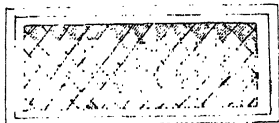
禮書卷一百四十五

宋 陳祥道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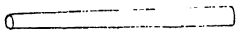
禮書圖
帷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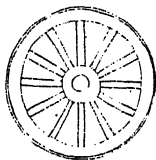
第
第
第



肩



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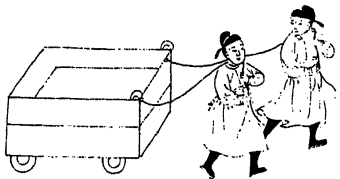


大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補
書

三

輜以馬行之四載曰舟車
踏輜標輜以行泥亦曰
輜制于此



帷裳

中車王后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詩曰漸車帷裳
鄭司農曰容謂檐車山東謂之裳帷或曰童容其上
有蓋旁垂而下謂之檐故士昏禮婦車有袞雜記曰
轎有袞鄭康成謂袞鼈甲邊緣也然容袞幃皆帷裳
之異名也古者婦人車飾以此後世男子之車有之
非禮也故郭賀褰帷君子取焉

第

第
翟第

第車蔽也詩曰簟第朱鞞簟第魚服翟第以朝翟雉也簟方丈席也衛夫人之車以翟第齊襄公方叔之車以簟第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也爾雅曰輿革前謂之鞞子思後謂之第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鞞以革鞞軾者也第以革鞞後戶者也禦則簟衣軾所以禦前蔽則以簟衣後戶所以蔽後鞞與第皆革為之詩所謂朱鞞是也禦與蔽皆竹為之詩所謂簟第是也王之喪車始喪木車蒲蔽卒哭素車棼蔽既練藻車

藻蔽大祥駟車翟蔽禪漆車藩蔽車氏謂蔽車旁禦
風塵者藩蔽漆席為之然則禪車之蔽猶且漆之則
吉車之蔽其飾又可知矣車之前後兩旁莫不有蔽
爾雅言其前後鄭氏言其兩旁各舉其略故也漢詔
二千石朱兩轡六百石朱左轡則轡者蔽也

扃

扃之戰晉人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碁之脫扃西京賦
曰旗不脫扃杜預曰扃兵闌也孔穎達曰扃橫木也

蓋橫木車前以約所載之兵器則扃可脫之材矣觀
戶扃謂之扃鼎扃亦謂之扃則車扃亦然

輔

詩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左傳曰輔車相依孔穎達
曰輔者可脫之物如今人縛杖於輻以助車也

輻

馬之四載曰舟車輻標輻以行泥亦曰龜曰龜
標以行山亦曰橋曰蹻華今參酌禮經有輻制

此於

書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水乘舟陸乘車

泥乘輜

丑輪

山乘標

方追

河渠書曰泥行蹈毳山行即橋

去溝洫志曰泥行乘毳山行則槁尸子曰山行乘標

泥行乘蒹徐廣曰橋一作輦輦直轅車也孟康曰毳

形如箕槲行泥上應劭曰槁或作標人所引也如淳曰

槁以鐵如錐施之履下以行山然周禮大軍旅會同

鄉師治其輦輦說文曰輦大車駕馬則非山乘者也

書曰予乘四載則所乘非所履者也考之於禮士

載輅以軼軸大夫以上載車以輜先儒謂軼狀如長

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闕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
謂之輜又曰輜之形狀庠下而寬廣然則泥行乘輜
蓋亦如長牀然也

禮書卷一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一百四十六

宋 陳祥道 撰

左	中	右
君		車
位	馭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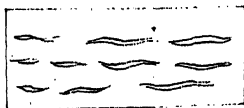
將車

左	中	右
		戎
馭	將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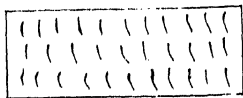
卒車

左	中	右
持		持
弓	馭	矛

虎辟



羔幣



乘車

將車

卒車

祥車曠左所以虛神位也乘君之乘車不曠左不敢
虛君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位也蓋乘車之禮君處
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造車者必慎於左考工記所
謂終日馳騁左不捷是也乘車者不敢曠左戎右所
謂會同充革車是也器物不敢措之於左月令所謂

載耒耜于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後世魏公子虛左以迎侯生秦王虛左以迎太后皆古之遺制耳此特乘車為然若兵車則馭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昔晉伐齊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緩為右卻克傷矢流血及屨鼓音未絕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夫卻克傷矢而未絕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傷手而血殷左輪則御在車左矣然此將帥所乘也若士卒所乘則左

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故書戒左不攻于左右不
攻于右御非馬之正言左右而又言御則御在中可
知也左傳稱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言左右

下則御在中不下可知也

僖三十三年

楚樂伯曰致師者

左射以箠是左人持弓也

宣十二年

欒鍼為晉侯右曰寡

君使鍼持矛焉

成十六年

衛太子為簡子右禱曰蒯瞶不

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

哀二年

蓋御無定位

右有常處故將帥車則御在左士卒車則御居中右

人之持矛雖將帥士卒之車不同而所居常在右所職常持矛也凡此皆三人乘車之法也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王之乘車有御與戎右又有大僕則駟乘矣春秋之時候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為右富父終生駟乘杜預曰駟乘四人乘車

虎辟

羔辟

韓奕詩曰鞞鞞淺憺

毛氏曰淺虎皮淺毛也憺覆式也

玉藻曰君羔辟

虎植

鄭氏曰辟覆衣也植緣也此君齊車之飾

大夫齊車鹿辟豹植朝車士

齊車鹿辟豹植少儀曰御負良綏申之面拖諸辟曲禮

曰大夫士去國素箠周禮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大

禭疏飾素車大禭素飾藻車鹿淺禭革飾駝車然禭髻

飾漆車豸禭雀飾既夕禮主人乘惡車白狗辟荀卿曰

絲未彌龍所以養威也春秋傳曰齊侯魯侯會于野井

以辟為席許慎曰辟繫巾也

辟者冪也王之吉辟於經無見而喪之木車素車犬

禋藻車鹿淺臂駢車然禋漆車豸禋諸侯覲王之車
虎淺臂而齊車羔臂虎植大夫齊車朝車鹿臂豹植
士齊車亦鹿臂豹植而喪車白狗臂大夫士去國素
臂然王之五臂皆有飾則諸侯之虎植大夫士之豹
植蓋其飾也臂若席然施諸軾上其禮有等其用有
辨則虎以其威猛而有義也羔以其不黨跪乳而有
禮也鹿以其善接其類而有仁也豹之於虎其為威
小矣齊於朝其為禮異矣故諸侯覲王虎淺臂齊則

羔屨虎飾而已士之齊車鹿屨豹飾則朝車之屨與飾不以鹿豹而大夫齊車朝車皆鹿屨豹飾者屈於君故也王於始宅宗之時以守先王之所傳者為貴故禛用犬喪則與人辨稍吉則與人接其接之淺矣故禛用鹿淺

禮書卷一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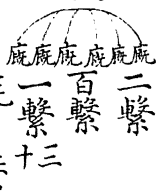
禮書卷一百四十七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天子十二閑

右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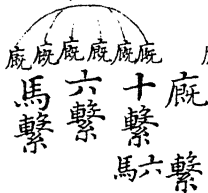


皂

乘

馬

左技



皂

乘

馬

皂

皂_{二十}馬

乘

乘_四馬

馬

馬

邦國六閑

廐廐廐廐廐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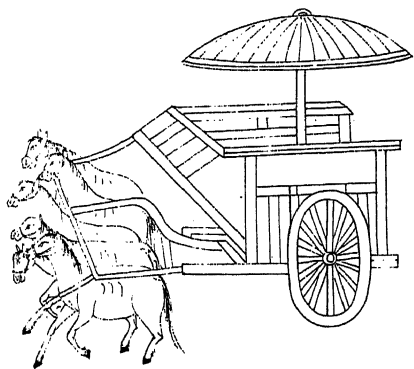
齊馬 道馬 田馬 駑馬 駑馬 駑馬

家四閑

廐廐廐廐

田馬
駕馬
駕馬
駕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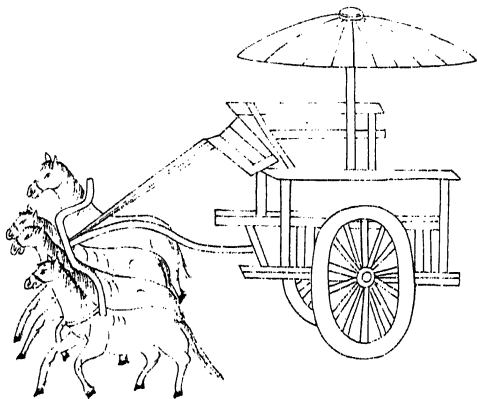
六馬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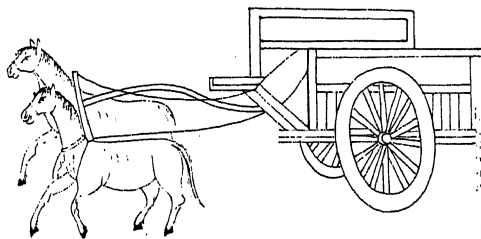
四馬車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四十七



二馬車



馬

鄉師以時辨其車馬之物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縣師辨其六畜車輦之稽遂人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遂師以時登其六畜車輦遂大夫以歲

時稽其六畜田野甸祝禘牲禘馬皆掌其祝號

杜子春云禘禘

也為馬禱無疾

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

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

此三馬賈以給官府之使

無種也

網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

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
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齊右王乘
則持馬凡有牲事則前馬道右王出入則持馬王式則
下前馬馭夫分公馬而駕治之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
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
一物駕馬一物

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
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

馬田路駕田馬駕
馬給宮中之役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

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

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

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鄭

司農云四匹為乘養馬為圉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玄謂二耦為乘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趣馬下士御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筮也至校變為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駕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駕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詩曰駉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與麗耦也駕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

天子十有二

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降殺之差
每廐為一

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駕馬則皆分為三馬

凡馬特居四之一

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

春祭馬祖執駒夏祭

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巫馬掌養疾

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牧師掌牧

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

田事贊焚萊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

駝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
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
為馬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薦鬻廐始牧夏房馬冬
獻馬射則充楛質茨牆則翦鬪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
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廡馬亦如之小行
人圭以馬玉人大璋中璋邊璋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
馬曲禮曰効馬効羊者右牽之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
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

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感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
誅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
駮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駮說駮於舊
館無乃已重乎檀弓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月令駕蒼

龍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

累騰皆乘
匹之名

犧牲駒犢

舉書其數夏駕赤駮中央駕黃駮秋駕白駮季秋班馬
政命僕及七駮咸駕冬駕鐵驪玉藻年不順成大夫不
得造車馬明堂位夏后氏駮馬黑鬣商人白馬黑首周

人黃馬蕃鬣少儀賄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馬則執勒皆右之學記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周易乾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駸馬震其於馬

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顛坎其於馬也為美脊

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詩漢廣言秣其馬

六尺以上曰馬

言秣其駒

五尺以上曰駒

干旄素絲紕之良馬四之

四之者見之夥也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素絲祝之良馬六之

四馬六轡

碩人四

牡有驕朱幘鑣鑣翟第以朝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

組兩駮如舞乘乘黃

四馬皆黃

兩服上褰兩駮雁行乘乘鵠

駮白雜毛曰鵠

兩服齊首兩駮如手駟鐵孔阜六轡在手遊于

北園四馬既閑

習其四種之馬

小戎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駟騶

是中駟驪是駮

黃馬黑喙曰駟箋云赤身白鬣曰駟

伐駟孔羣

伐駟四介馬也

株

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馬五尺以上曰駒

東山皇駮其馬

黃白曰皇駮白曰駮

四牡駮駮周道倭遲四牡駮

駮嘽嘽駮馬

白馬黑鬣曰駮

駕彼四駮載驟駮駮皇皇者華我

馬維駒六轡如濡我馬維駮六轡如絲我馬維駮六轡

沃若采薇戎車既駕四牡業業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四牡翼翼象弭魚服六月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

物毛物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顛四牡既

佶既佶且閑車攻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

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四黃既

駕兩駮不猗吉日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吉日庚午既差

我馬白駒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皎皎白駒食我場藿裳

裳者華我覲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采菽

雖無子之路車乘馬載駮載駟君子所居角弓老馬
反為駒不顧其後崧高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
路車乘馬韓奕四牡奕奕駟頌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
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
臧薄言駟者有駮有駮有駮有駮以車伍伍思馬斯才
薄言駟者有駮有駮有駮有駮思馬斯作薄言駟者有
駟有駮有駮有魚以車祛祛思馬斯徂有駮駮彼乘黃
駮彼乘牡駮彼乘駟

青驪
曰駟

爾雅曰駟駮野馬駮如馬倨

牙食虎豹馱駝枝蹄趺善陞羸小領盜驪絕有力賦膝
上皆白惟鼻四散皆白驢四蹄皆白首前足皆白騃後
足皆白駒前右足白啟左白蹄後右足白驤左白鼻駢
馬白腹駝驪馬白跨驕白州驪尾本白騷尾白駜駟頰
白顛白達素縣面頰皆白惟駝回毛在膺宜垂在肘後
減陽在幹第方在背闊廣逆毛居駝駝牝驪牡玄駒廩
驂牡曰隲牝曰駘駢駜駜黃曰驪駢馬黃脊驄驪馬黃
脊駢青驪駢青驪駢青驪繁鬣驂驪白雜毛鴉黃白

雜毛駟陰白雜毛駟蒼白雜毛騅彤白雜毛駟白馬黑鬣駟白馬黑脣駟黑喙駟一目白暎二目白魚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

天子十二閑

邦國六閑

家四閑

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則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均人均牛馬之力政縣師辨其六

畜車輦之稽遂人遂師以時登其六畜車輦遂大夫以時稽其六畜而牛馬與馬及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也校人掌王馬之政辨種戎齊道田駕之六馬此公馬也蓋天子十二閑馬六種每馬一圉每乘一師三乘馬十二匹三阜為繫三十六匹六繫為廐二百一十六匹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廐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種各一廐廐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四

又駕馬一種三良馬一種之數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
五良一駕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家四
閑二種蓋諸侯及大夫廄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廄合
六百四十八匹駕馬三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廄亦六百
四十八匹凡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二種一良居一
廄二百一十六匹駕三之居三廄為六百四十八凡八
百六十四匹春秋之時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
屬焉諸侯六閑

成十
八年

彼衛文公之駉牝三千齊景公之

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校人駕馬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鄭氏謂八宜為六者蓋自圉至馭夫以八計之則為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合以六計之則適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以駕馬不駕五路卑之也然則周天子之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已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廄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

德間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匹而興周之馬數相遠者蓋周制凡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則不然行軍之馬一出於公此多寡所以異也

六馬車

四馬車

二馬車

一馬騎二馬駢

說文駢
駕二馬

三馬駢四馬駟古者軍容則

有騎

記曰前有車騎春秋傳曰齊魯過于野井以鞍為几史曰趙靈王胡服騎射

國容則

車而已大夫以上駕四士則駕二而已儀禮公贈士

以兩馬春秋之時衛良士乘衷甸兩牡

哀十年左

陳成子

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

襄二十七年

魯君以乘車二

馬遺孔子

家語

蓋諸侯之大夫大事駕四小事駕二觀

春秋傳以兩牡為衷甸則四牡為上乘矣後世有大

駕中駕小駕之說蓋此類也

杜預以衷甸兩牡為御車誤也

詩四牡

言使臣之事曰四牡駉駉駕彼四駱采芑言方叔之

事曰乘其四騏四騏翼翼是大夫駕四也車攻吉日
言宣王之事曰四牡龐龐四牡孔阜是天子亦駕四
也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乘馬一師四圉詩言諸侯
獻馬於王皆布乘黃朱則天子亦駕四也特夏書曰
若朽索之御六馬荀卿曰六馬仰秣六馬不調列子
曰二十四蹄無遺跡公羊亦曰天子駕六白虎通曰

天子之馬六示有事於天地四方蓋言夏禮也

史記曰秦

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漢儒曰今帝者駕六此秦漢
制耳石慶為御景帝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

手曰六馬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
雕軫六駿又曰六元蚪之奕奕

商周損之以四而

後世又復之以六觀商頌言八鸞鎗鎗則商亦駕四

明矣先儒謂天子駕六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士

駕二庶人駕一又謂夏后氏駕兩謂之麗商益以一

駢謂之駢周又益以駢謂之駟蓋傳聞之誤也昔晏

子解左駢以遺越石父孔子解左駢以弔館人陽處

父釋左駢以贈孟明光武釋左駢以賜賈復言左則

有右未聞三馬可以行車也干旄之詩曰良馬五之

毛萇曰三馬五轡亦謂大夫駕三豈詩人之意然耶
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株林之詩曰乘我乘駒
毛氏以為大夫乘車於理或然何則馬八尺以上為
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六尺以下為駒覲
禮月令天子所乘皆言龍衛詩諸侯所畜則言駮是
天子乘龍諸侯乘駮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輪崇則馬崇輪庠則馬庠是
乘兵車則駕駮以上田車則駕馬也天子所駕下止

於馬諸侯所畜上止於駮則大夫乘駒可知矣四馬
八轡而詩每言六轡者蓋駕馬之法有游環以止駮
馬之外出有脅驅以止駮馬之外入有脅驅矣則駮
馬之內轡無所施也繫於軾前而已此詩所以言六
轡也

禮書卷一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一百四十八

宋 陳祥道 撰

喪期

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書稱堯之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而喪服精麤之制於經無見然則有喪無期有期無服皆心喪而已後世漸文故為冠經衰

裳帶屨以飾之於是有斬齊功總袒免之等三年期
九月七月三月之別然後情文稱而恩義立矣蓋喪
服之制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故再
期之喪三年期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月
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遠者象閏近者象時則凡
在天地之間者有變易矣此喪服所以立中制節也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則三年之喪
固孝子之所以自盡也宰予欲短之曰舊穀既沒新

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已久矣而孔子非之則至親不
可以期斷也苟鄉與三年間皆謂至親以期斷而以
三年為加隆如此則是期為喪之盡而三年為禮之
加也與孔子之說戾矣禮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鄭
氏謂冠即白布冠今喪冠也然則太古之冠吉凶同
色其服又可知也
衣服升數

斬衰

正服

升三

義服

有半升三

冠

升六

受衰

升六

冠

升七

齊服

降服

升四

正服

升五

義服

升六

冠

升七

受衰

升七

冠

升八

大功

降服

升七

正服

升八

義服

升九

冠

升十

受衰

升十

冠

升十一

小功

降服

升十

正服

升十二

義

升十三

總麻

十五升抽其半小功總麻冠升同無受

舊說斬衰

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冠有半受衰六升冠六升冠七升

齊衰

降服衰四升冠七升受衰七升冠八升父為母三年服

正服衰五升冠八升受衰八升冠九升父在比服期

義服衰六升冠九升受衰九升冠十升

大功

降服衰

升七

冠

升十

受衰

升十

冠

升十一

正服衰

升八

冠

升十

受衰

升十

冠

升十一

義服衰

升九

冠

升十一

受衰

升十二

冠

升十二

小功

降服

升十

冠

升同

無受

正服

升十一

冠

升同

無受

義服

升十二

冠

升同

無受

總麻

十五升抽其半

十五升千二百縷抽其半六百縷之細如麻朝服而數則半之喪服曰

有事其縷無事其總

同冠升同

無受

服有降有正有義而其別有升數其變有有受無受

十八

一縷為升或言八十縷為宗布麤者升數少細者升數多鄉氏改升為登不必然也大夫已上虞卒哭異月故既虞則受士虞卒哭同月故卒哭即受

間傳於喪服斬衰少一等而

無三升有半齊衰多二等而有五升六升大功多一

等而有七升小功多一等而有十二升蓋斬衰三升

正服也三升有半義服也齊衰四升降服也五升正

服也六升義服也大功七升降服也八升正服也九升義服也小功十升降服也十一升正服也十二升義服也齊衰大功之冠其受也總麻小功之衰其冠也則大功以上以其冠為受而冠衰升數異小功以下以其衰為冠而衰冠升數同喪服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同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則始喪衰異而冠同及受則冠衰皆同是喪之別尤嚴於衰而衰之別尤嚴於始也由是推之齊衰四升冠七升受

冠八升則四升五升六升之衰其冠同七升受則衰
同七升冠同八升矣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
十一升蓋大功用小功之衰為冠小功用大功之冠
為衰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而冠同十升受衰同十
升而冠同十一升此喪服重輕之節然也何則喪服
斬衰備舉義正齊衰舉上大功舉中下小功舉上中
其文錯出互見則斬衰二衰同冠而齊衰大功可知
矣斬衰二受同冠衰而齊衰大功又可知矣先儒以

齊衰正服而下冠受之說不見於經於是謂正服衰
五升冠八升受衰八升義服衰六升冠九升受衰九
升冠十升冠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
十一升正服衰八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
服九升冠十一升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自大功降
服以上之冠去衰常三等受冠去衰常一等大功正
服義服之冠去衰二等受冠去衰亦一等其銖銖而
第之可謂詳矣然與斬衰之例不同以為不同耶至

大功降正又異衰同冠而二受亦同冠衰是其說自
惑也考之於經冕弁尊而衣服卑尊者常少卑者常
多故王之裘袞服同冕后之三翟同副弔服三衰
同弁經降義正之三衰同冠乃禮意也服重者冠衰
相遠服輕者冠衰相近至輕者冠衰同故斬衰之冠
去衰三等齊衰之冠去衰一等小功總之冠與衰同
等此禮之差也

斬衰制

斬衰先斬布而後製故言斬衰者斬先衰疏衰先製而後緝故言疏衰者衰先齊春秋傳曰斬然在衰經之中雜記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刻則斬者其

痛甚刻其哀殺也

齊衰不杖章傳曰父母長子妻服斬母不服斬而亦云斬者以其服

三年而并言之也

喪禮齊衰而下各有降正義之三服斬衰

則正義二服而已齊衰月數不斬衰則一於三年而已斬衰皆絞帶管屨特公卿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以其厭於天子諸侯故也曾子曰哭泣之哀

齊斬之情饘粥之食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
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雜記曰端衰喪
車無等則父母之服貴賤一也然雜記又曰大夫為
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
父母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春秋之時齊晏桓
子卒

襄十七
年左

晏嬰麤縗斬苴經帶杖管履食粥居倚

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丈夫之禮也曰唯鄉為大夫

鄭氏曰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

耳麤衰斬者其縷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不緝也
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於麤然則士與大夫
為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為母五升縷而四
升為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大功已下大夫士服同
此蓋周衰禮變而齊之服於是有等故大夫以尊而
伸服斬衰枕草士以卑而屈服齊衰枕草而已禮記
或記先王或記末世其可以末世之事而論先王之
時哉鄭氏以此為真先王之禮宜乎王肅之所攻也

齊衰制

疏者麤也。斬衰固麤矣，不曰疏者麤，不足以言之也。

竹筭不言惡櫛筭，言惡筭與此同意。齊衰言麤，大功小功言功，總麻言

總，則小功漸著而總又加密矣。疏履亦謂之疏者，此猶周禮所謂疏材之疏，異乎疏衰之疏也。父在為母期，父卒為母三年，皆疏衰。齊則父卒猶以餘尊所厭，得伸三年而不得伸，斬也。若父喪未除而母卒，不特餘尊在焉，猶服期而不得三年也。內則曰：女子二十

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氏曰故謂父母之喪言二十
十三而嫁非止一喪也何則二十而服父喪未闕而
服母三年則是二十四而嫁矣服父而已再期而大
祥則是二十二而嫁矣以是知其父喪未闕猶為母
期也子雖為母期猶心喪三年傳曰父必三年而後
娶違子之志則子之心喪可知矣晉叔向曰王者三
年之喪二謂太子與穆后也王為后期而云三年喪
者違子之志也先儒謂父在為母齊衰五升冠八升

既虞受衰八升冠九升父卒為母齊衰四升冠七升
既虞受衰七升冠八升喪服記曰齊衰四升冠七升
間傳亦曰為母既虞受衰七升蓋自父卒言之其說
是也

喪服祥禫月日

寡之喪十三月大祥十五日禫而祥禫間月則三年
之喪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而祥禫間月可知
也聘禮士中曰禽二雙學記中年考校小記中一以

上而祔玉藻士中武皆以中為間則士虞間傳所謂中月者其為間月可知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鄭氏據以為說蓋得之矣王肅之徒以記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之日鼓素琴夫子既祥三日而彈琴十日而成笙歌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則善於是謂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為禫二十六月作樂是不知所謂是月樂者所以發下文而不繫於上

也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文無所繫孰謂是月禫云者乃祥月乎果禫在祥月應曰月中而禫不可謂之中月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然則所謂徒月樂者以備縣也若彈琴瑟笙歌間作而不縣既祥為之可也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僖公之喪至文公二年冬適二十六月左氏曰納幣禮也而公羊議其喪娶則公羊亦以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除與鄭氏之說合矣然則喪大記云禫而從御吉祭而

復寢間傳云大祥居復寢間何也孔穎達曰大祥去
聖室復殯宮之寢則禫而復寢者復平居之寢也

禮書卷一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一百四十九

宋 陳祥道 撰

喪禮

括髮

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檀弓曰始死羔裘
玄冠者易之而已則始死有易冠無去冠者有易裘
無袒衣矣儀禮小斂之節主人髻髮袒婦人髻于室

問喪曰三日而斂袒而踊之檀弓曰主人既小斂袒
括髮又曰袒括髮變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又曰叔
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
子游曰知禮喪大記曰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
則小斂投冠脫髦髻髮而袒矣蓋人子之於始喪其
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及小斂則已矣然後
髻髮而袒叔孫武叔既小斂舉者出戶袒而投其冠
子游嗤之則投冠髻髮宜在未舉出戶之前歟曾子

問曰女改服布深衣以趨喪鄭氏曰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然則男子始喪蓋亦曰白布深衣也雞斯之喪不可以考鄭氏改雞斯為笄纚謂始死將斬衰者笄纚將齊衰者素冠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孔穎達之徒遂謂始死去冠而有笄縱將小斂則去笄縱著素冠視斂其說無據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則小斂奉尸出堂主人拜賓之時為母括髮以麻與父同也尸出堂訖降自西階

即位復位之時為母不括髮而免以與父異也

儀禮男女

奉尸俟于堂訖主降自西階東即位主人拜賓即位踊襲經于序東復位也

奔喪禮至家

升階殯東西面坐哭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襲經紋帶

反位皆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三哭亦括髮袒成

踊

又哭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括髮袒降堂

東即位襲免於又哭不括髮奔喪不及殯先之墓括

髮遂冠歸入門哭括髮袒於又哭三哭皆括髮袒為

母所以異於父者一括髮其餘免以終事其義皆與

小記同也喪大記曰君大夫之喪子弁經雜記曰小
斂環經君大夫士一也則大夫以上素弁士素委貌
皆加環經也孔穎達曰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
皆斂殯之時耳非斂殯則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
冠皆於括髮之上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
夫三日成服於理或然

免

問喪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

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又曰免者以何為也不冠者之所服也儀禮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喪服小記曰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又曰男子免而婦人髻大記曰小斂主人即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即位而免奔喪曰奔母喪一括髮其餘以免終事小記又曰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反

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又曰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它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問喪曰禿者不免童子惟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儀禮曰朋友在它邦則袒免歸則已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文王世子曰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鄭氏曰免狀如冠而廣一寸蓋有所傳然也然則免於

括髮為輕故為父括髮為母免於冠飾為重故總小
功之虞卒哭遠葬者之及郊反哭主人之於君弔必
免然則袒免非喪服之常有時用之而已齊衰而下
小斂皆袒免是有常服者必袒免止於袒免者無常
服故施於五世焉禿者不免於疾也童子不免未可
加以成人之服也

髻

喪服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筭髻衰三年女子子

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髻士喪禮

小斂婦人髻于室既夕禮曰丈夫髻散帶垂即位

鄭氏

曰此互文以見

喪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

髻奔喪曰婦人奔喪東髻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無總總爾無扈爾又曰

婦人髻而弔自敗於臺始也鄭氏釋喪大記曰去

纚大紒曰髻釋喪服曰髻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

衰括髮以麻則髻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

上卻繞紉如著慘頭焉蓋其所傳然也其狀則毋從從爾不至於縱而高也無扈扈爾不至於卑而大也爾雅曰卑而大扈則從從為縱而高可知也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髻于室奔喪男子束括髮婦人束髻又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髻則婦人之髻猶男子之括髮免也故括髮以麻則髻以麻矣免而以布則髻以布矣髻以麻則斬衰也髻以布則齊衰也小斂齊之髻不言笄則未成服之髻無笄矣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髻

孔子言髻而繼之以榛笄則成服之髻有笄矣又儀

禮言髻衰三年小記言齊衰惡笄以終喪則斬衰齊

衰之髻皆終喪矣

孔穎達曰常服之髻不用麻布

然則啟殯之髻雖

在成服之後蓋亦無笄以對男子之袒而免故也男

子之袒免及於五世婦人之髻不及於大功者以髻

不特對免而又上同於括髮故也秃者不髻以疾也

帛者不髻以疎也皇氏以麻髻布髻露紒為三髻然

則髻雖麻與布之不同其為露紒一也

笄

儀禮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笄髻衰三年傳曰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髻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齊衰惡笄

以終喪男子冠婦人笄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蓋榛以為笄然則喪笄有三箭笄也櫛笄也折首笄也箭笄櫛笄長尺折首笄長尺二寸箭笄為重櫛笄次之折首笄為輕斬衰笄以箭齊衰笄以櫛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笄則斬衰之笄以箭矣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人為舅姑惡笄而女子子在室亦如之則齊衰以櫛矣箭笄惡不足以言之櫛笄言惡以其木之無文故也古者櫛以櫛櫛白理

而無文則櫛笄用禫無禫則榛可矣故檀弓曰蓋榛
以為笄也儀禮曰卒哭子折笄首折笄首者折吉笄
之首也言子不言婦終之也蓋惡笄有首吉笄折首
吉笄則父而子折其首別子而不婦以其不可全
於子故吉笄以其不可全於婦故折其首儀禮曰女
子子在室為父箭笄三年小記曰齊衰惡笄以終喪
則惡笄不終喪而吉笄折其首者特子之適人者而
已鄭氏曰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觀古無字

則笄之形制可知

竹杖

削杖

記曰斬衰貌若苴齊貌若泉喪服有苴經有牡麻經傳曰苴經麻之有黃者也牡麻者泉麻也爾雅曰黃泉實也孫氏曰黃麻子也蓋泉之有黃者其色苴惡故謂之苴無實者其色反是故謂之牡麻苴經苴帶以苴麻名之也苴衰苴杖因經帶名之也杖之制下

本其大如經其長齊心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為父竹杖為母桐杖蓋竹之為物堅貞而不變桐之為物柔脆而易彫為父斬為母齊斬者常伸而三年齊者或屈以期月此竹杖桐杖所以不同也杖雖主於父母凡斬衰皆杖為妻期亦杖為長子亦杖期服必杖而有所不杖童子婦人不杖有所必杖

孔穎達曰婦人不杖謂童女也

其授也有官

周禮肆師之類

其授之也有日其執之輯之去

之使人執之也有時其棄之也有所虞杖不入室祔

杖不升堂練則筮日筮尸視濯要經杖而已蓋杖所以輔病者也喪久而平則杖不用矣

鄭氏曰大祥除衰杖

禮書卷一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一百五十

宋 陳祥道 撰

喪服

經帶

喪服有二帶經帶象大帶絞帶象革帶斬衰經帶絞帶皆以麻齊衰以下經帶以麻絞帶以布然經帶之麻有苴者有牡者有澡者有不澡者有有本者有純

本者其施之於身有散者有不散者斬衰苴經齊衰
大功總衰小功牡麻經殤而小功澡麻苴者麻之有
黃者也牡者梟麻也藻者治茅垢者也苴色惡澡色
潔牡則不惡不潔而適輕重之中此所以自齊衰至
小功皆用之也儀禮謂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
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下殤為姑姊妹女
子子之下殤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皆澡麻經帶小記曰下殤小功澡麻不絕其本屈而

反以報之服問曰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鄭氏曰有本謂

大功以上小功以下澡麻斷本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又曰小

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則大功以上有

本小功以下絕本小功雖絕本而不澡特下殤之在

小功者澡之下殤在小功者澡之則於小功為經以

其在所降者不絕其本則於小功為重以其本非小

功也儀禮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亦

澡麻而小記特言下殤小功指其本宗者言之也

禮儀

正小功無深麻小記小功下殤有深麻無
斷本鄭氏曰小功以下深麻斷木失之矣小記曰君

吊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雜記曰大功以
上散帶玉藻曰五十不散送荀子曰喪之散麻則凡
喪大斂以前既啟之後皆免而散帶免必散帶而有
所不散帶則君弔免而不散麻是也凡服有受故大
功以上成服之後又絞其帶之垂者殤之服無受故
摻垂殤之帶不摻垂屈而反以報之則下殤屈反絞
之與長中異乎其有所糾而合者下殤小功凡此皆

麻帶之別也記曰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此練而受以葛者也喪服記曰公子為其妻緦冠葛經帶此服輕而用葛者也

衰辟領負板之制

儀禮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尺博四寸削殺也適辟領也外削則縫其殺者外嚮也衰博四寸當心辟

領博四寸出於衰則綴於兩廂各去衰二寸以其去衰二寸并辟領四寸與衰四寸此所謂與濶八寸兩之為尺六寸也辟領及濶中尺六寸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則負廣尺八寸矣廣尺八寸而長稱之則辟領之長蓋與衰齊衰用三升布則負與辟領之布亦三升

倚廬

間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齊衰之喪居堊

室竿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又
曰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竿翦不納期而小
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
而牀鄭氏曰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蓋倚廬
之制橫木於地以為楣倚木於牆以為椽覆之以苫
不翦不塗其位中門之外雜記謂在堊室之中非時
見乎母是也不入門問喪謂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
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是也其方東壁士喪既夕謂

衆主人皆西面于東方主人揖就次是也

古者於中門之外自

漢以來於中門之內以其近殯也唐禮於殯堂東廊下近南承漢禮者也

君障之大夫士

不障喪大記謂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是也庶子

而下廬於東南喪大記謂凡非適子者自未葬於隱

者為廬是也

先儒曰諸子各一廬

既虞卒哭則翦所覆之屏以

齊其苦亂

葛洪變除云屏廬前屏也卒哭除其屏更作外障然大夫士廬前無屏葛說誤也

柱迫地之楣以易其戶

廬北戶柱楣西戶

塗不於顯而無事

乎飾君與大夫皆宮之而不使袒皆所以即變也廬

立於既殮

先儒曰殮之明日成服而立廬

毀於既練寢苦枕塊不說

帶經不與人坐此居廬之大略然也廬男子之事成

人之禮也故婦人與童子不廬

唐禮婦人不為廬設次西房若殯堂後施

下麻坐

廬嚴者也故疏衰不廬疏衰不廬非服母者也

服母雖疏衰廬

堊室

周禮官正授廬舍鄭氏曰舍堊室也喪服既練舍外

寢鄭氏曰外寢堊室也又士喪既夕主人揖就次而

聖室預焉則次舍外寢皆聖室之異名也其制則鄭氏謂屋下壘土為之不塗墜屋下則其屋雨下與廬之倚木異矣不塗墜則既祥聖矣

爾雅曰地謂之
照牆謂之聖

或

曰父喪既祥而母亡嫡居父喪而祖父母亡嫡居祖父喪而母亡其所居有異乎禮輕者包重者特父喪既祥而母亡則毀聖室立廬是包輕也嫡之於祖所以繼體也父喪既廬而祖父母亡宜別立廬以受弔者示傳重也居祖父喪而母亡二喪殊位則亦宜別

立廬也然則父為長子出後之子為父母出妻長子
為父母與為出嫁母庶子為其母所居有辨乎先儒
謂父為長子不被髮不徒跣為次於內不歠粥立廬
於內可也凡杖者則廬廬則禫為人後者為父母不
杖則墜室而不廬可也出妻之子非廬於母之家則
廬於別室可也父亡母嫁有服而已不廬可也庶子
父在為其母不禫固不廬矣若君母在亦不廬也然
小記云父不為衆子次於外則長子固次於外矣或

曰聞喪而不得奔可以立廬乎廬者所以示哀之發於居處也其設不必為殯也則問喪而不得居不可不廬於其所居也

貴賤親疎廬堊室之辨

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士間傳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居堊室大功寢有席小功總麻床可也鄭氏釋官正謂親者貴者居倚廬

踈者賤者居堊室賈公彥曰親謂大功已上踈為小
功總麻貴謂大夫已上賤謂士也蓋大夫貴矣雖與
王踈不居堊室雖賤與王親亦居廬鄭氏又釋雜記
曰士居堊室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然邑宰與
朝廷之士皆士也而朝廷之士居廬於禮無見不可
考也雜記大功居堊室而大喪大功居廬蓋凡喪與
大喪異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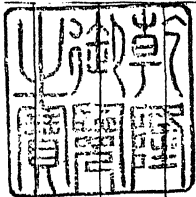
含禭賵賻贈之別

玉貝曰含衣服曰綖車馬曰賵貨財曰賻玩好曰贈
蓋卒洗而含將斂而綖賵賻賵在既祖薦馬之後贈
在櫃至邦門之時綖以遂之賵以覆之賻以助之贈
賻之則含綖贈所以送死而賵賻所以佐生也士喪
禮卒洗實貝柱右顙左顙含若及時則敵者親含如
魯桓公卒諸侯請含是也不及時則使人執含以往
雜記使者執璧委于殯東是也綖在及事則士喪禮
所謂君使人綖徹帷綖者入衣尸出親者綖不將命

以即陳庶兄弟禭使人以將命于室委衣于尸東牀
上朋友禭親以進是也若不及事雜記所謂禭者執
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委衣于殯東禭降授爵弁服於
門內雷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
端將命是也臣禭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而曰君
無禭者受之不以即陳也敵者曰禭而君於臣有禭
之者自敵以下皆曰禭也士舍以貝天子諸侯舍以
玉士賙以兩馬大夫而上賙以乘馬禭雖以衣服而

有車馬雜記所謂以後路與冕服襚也賵雖以貨財而有馬馬少儀所謂賵馬不入廟門是也賵雖以車馬而有玉馬雜記所謂上介賵執圭將命是也襚賵北面將命而賵專於生者不必北面士喪禮若賵賓東面致命是也襚賵坐委之若無器則不必坐委士喪禮所謂拑受是也士喪禮襚賵不同日而雜記謂含襚賵皆同日而畢事者鄰國相弔之禮也檀弓曰讀賵非古也是再告也雜記大夫之喪包奠而讀書

既夕禮主人之史請讀贈周人尚禮之文也若夫春
秋之時天王使宰父歸桓公仲子之贈徐使容居弔
邾婁公欲坐含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此含贈贈之失禮歟



禮書卷一百五十